

二〇〇〇年後生活漫想

◎ 思 果

二〇〇〇年就快到了，我們有些甚麼預想？我想各人有各人的想法，也許有很多人從來不想。「日子還不是照過，管它那個世紀呢！」不過想一想也不妨吧。

美國《時代周刊》今年秋季發出特刊《二千年後——新的千年作何期望》，很值得一讀。裏面說到未來一百年更複雜，步調更快，騷亂更甚。黷武主義已經消逝，大問題主要是經濟。高科技會產生大量用電腦的機器、多感媒介，等等，我也不能全提。該刊還提到下一千年，人類要尋找其他星球，看有沒有別的人在上面等。

我看民國以後，變化比以前幾千年的都快，人在各方面都和上一代大不相同。我相信我的祖父和父親兩代的不同，雖有也極有限，而我和我兒子一代的，比起來就大多了。我兒女和他們的下一代，不同一定更多，他們是在兩世紀之間前後的兩代。單說一件，中國舊日上千年都用帆船、馬車，民初才有了火車、汽車，交通已經迅速多了。由火車、汽車到飛機，世界更加縮小，往年幾個月才能到的地方，現在一天就可以到。往年的人

分別了，多麼可憐，一封信不知多久才能寄到，所以才有「寄書常不達」的詩。現在不但有航空信，還可以打電報，不但打電報，還可以打長途電話。用電視的設備，可以對話，還可以見面。今後照《時代周刊》這個特刊上說，還可以用手接觸，聞到彼此的氣味。至少現在的電報局可以停業了。

我這個時代抄寫的人已經失業。複印器代替了這一行。我料不到今後一千年有多少行業會消滅。以後還會有報紙嗎？也許沒有。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看報了。書怎麼樣？也許人不用再讀書。買一盒甚麼帶子回來，甚麼要讀的都可以放映出來。不但人家沒有藏書，連圖書館也沒有許多書了。自從有圓珠（原子）筆以後，墨水成了罕見的文具。鋼筆、鉛筆早已把毛筆打倒。現在的毛筆只有書法家寫條幅用得着。將來的人再也不寫信（現在的人已經難得寫），所以信封、紙會絕跡。很快連電話也不打，按了鈕，大家在螢光屏面前對談。

現代的火箭已經可以到達月球。這件破天荒的事各國並沒有起勁繼續

去做。我想和月球荒涼不毛有關。試想富有的人喜歡往世界各地旅行，唯恐後人，如果月球好玩，還不趕去湊熱鬧？到了那時，大家見面，不是問你可曾往法國度假？一定是問，最近又去了月球沒有？等有一天人類上了另一個行星，發見那裏氣候溫和，動植物種類繁多，還有友善的類似人類的高級動物，這就真成了旅遊業最大的目標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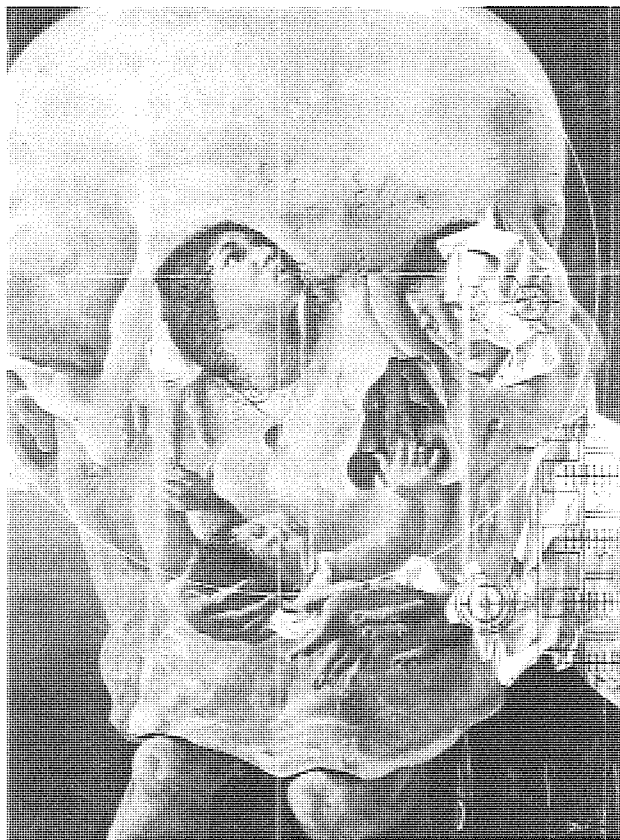
我相信今後的人不是生活失常，極短期間就死，就是百齡也算不得人瑞。善於攝生的人活個一百多歲，易如反掌，只要看他有沒有頭腦。人類把環境破壞，作物普遍不能生存。如果能照顧好環境，造出清潔的五穀、蔬菜，加上特別有益的運動和生活調劑，為甚麼不能長久保持青春呢？

現在的新名詞「人際關係」，從前的人叫倫理，這方面現在的和以往的已經大不相同，將來一定會大變。只有老一派，如儒家或天主教，還相信倫理守常不變。我不能預測將來變成甚麼樣。按共產主義的倫理已經和以往有的大不相同。將來又會變成甚麼樣子呢？復古還是更新？古人說的五倫，其實不止。至少還有僚屬。今天我發見一般人有同學、黨裏有同志，都是另一倫。古時也有主奴別是一倫。現在人人平等，當然沒有奴。但是對於別種別族，別的信仰的人，有很多人都當奴看待，可殺可欺。將來一家人或者再沒有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姊妹這些關係，因為生存、生活的方式改了，無法連結在一起，有關係也很淡，不像往日那樣相依為命。你不相信，就看今天吧，家庭裏的幾倫已經名存實亡。今天我這裏的消息，有個孩子用汽油淋在他母親身上，點火燒她，她重傷送進醫院，據

醫生說她百分之九十五皮膚燒壞。街上多的是無父或無母，或無家的孩子。往年我們家鄉，極窮的兒童也有父母照顧。今後的人作興不生兒女（現在已經有許多夫婦實行這個主張），即使生下，也交給甚麼機構養大成人，或由別人領養。人也許不需要工作，因為糧食生產很多，大家都可以吃飽。也許沒有學校，因為電視可以教授一切——不是利用電視，可以接觸，聞到氣味嗎？大學四年的課程就在一盒錄影帶裏。學生物和化學的，另外有化驗室——也許是簡便的，可以設在家裏。

蘇聯解體，核戰的威脅似乎消除，但是，俄國把武器都賣出來，會不會別的國家用來襲擊敵人呢？美國說為了和平，仍舊要有武力。目前美國的確武力雄厚。不過核武器如果分散開來，少數野心大的人未曾不想侵

到了二〇〇〇年後，
我們的子孫會過甚麼
生活？



略別國，闖起禍來，也會很大。二十世紀，人類三番五次瀕於同歸於盡的邊緣。下一千年(就說一百年吧)科技進步更速、更多，說不定一個科學家就能弄點甚麼東西出來(美國有個大學生就說他能造原子彈)，悄悄放在甚麼地方，毀滅那裏全境的人，總之我們不能太樂觀。

我常常拿我的祖父和我比較，斷不定是他幸福些，還是我幸福。他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都不見得比我壞。我比他辛苦許多倍。他只經歷了太平天國的戰亂，我則經歷了內戰和八年的抗戰。我不知道我的兒女將來過甚麼生活，不過看來他們會比我幸運。我希望他們的下一代更幸福。從前從江蘇到江西，路上要走三天，今天的交通，飛機飛行兩小時就夠了。現代這兩地的人週末可以回家，過兩天兩夜，再去工作。將來的人有更大的便利，每天也許可以到千里以外辦公。

二〇〇〇年後，吃甚麼？也許再沒有人肯花工夫替你燒一頓飯。有充飢、營養的製成品給人吃；或者吃了一餐，可以幾天或幾十天不飢餓。住甚麼樣的房屋？譬如說，今天有種沒有窗的屋，從前的人怎麼會想得到？不悶死人嗎？將來的房屋怎樣造，我們怎麼能預測呢？也許有了新的建築材料，新的設計，新的舒適，新的便利。說不定有袖珍的房子，好像袖珍的汽車已經有人畫了漫畫了。總之，新奇得我們想不到。

現在已經有人在家做生意了。有無線電傳真，不用送信、寄信。電話不用人接，錄下音來，等有人回來再答。沒有現款進出。將來大公司用的人更少。以往和現在少不了的接待員、速記員、打字員、信差、出納，甚至會計，全用不着了。一個東主可

以按鈕應付一切。電腦做許多工作。以前沒有電子，許多現代的機器做不出。二次大戰日本有自殺飛機，可以把美國巨艦炸沉。上次波斯灣之戰，伊拉克再也不敢用這種方法了。美國的艦隻在敵機飛來之前就把它打掉了。日後的武器一定更犀利，威力超過今天的核武器。一般人用的機器一定多得數不清。

不過怎樣運用這些機器，一定更難。難得叫人害怕。而且人一旦用慣了機器，自己就甚麼也做不來了。說不定眼看螢光屏太多，會出毛病，聽的噪音太多，耳朵用壞。而且機器壞了，修理很難，也許會有意外。又因為新生活有新問題，人還不能解決。不用說，老一輩如果長壽，更不能適應新環境，用新機器，一舉一動都成問題。到了那時，反而羨慕原始的生活。但是過原始的生活也要有條件，新生活的社會管不了你許多。

變得太快、太厲害、太多，只有年輕的人能應付。

無論如何，我料不到二〇〇〇年以後，世界會變成甚麼樣子，我們的子孫會過甚麼生活。最近蘇聯的解體，誰料到呢？

1992年10月

思 果 原名蔡濯堂，1918年生，散文家。曾任《讀者文摘》中文版編輯，香港中文大學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研究員等職，在台灣散文界很有影響，曾獲中山文藝獎。他的散文集有《私念》、《沉思錄》、《藝術家肖像》、《河漢集》、《思果散文選》、《看花集》、《林居筆話》、《香港之秋》、《霜葉乍紅時》、《雪夜有佳趣》、《沙田隨想》等。